

## 外语学习者的构思图式要素解读

张玲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当代图式理论与外语教学常涉及对语言的认知、心理、情景三层面的探讨。外语学习构思图式有关的要素包括:语言能力、反思、元认知和中介语等语言认知构思图式要素;资质与悟性、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习观念等情感构思图式要素;语言环境、文化意识、生活经历和社会责任等社会构思图式要素。这些要素不仅直接影响外语学习者学习的成效,而且能随着学习者知识的积累不断推动其改进自我。

[关键词] 外语学习者 图式 解读

图式(Schema)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康德认为概念本身并无意义,只有当它与人们已知的事物相联系时才产生意义。心理学家 Bartlett 将图式理论发展为对过去的反应和经验的积极组织,认为图式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任何与以往经验类似的活动中起作用[1]。图式常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容图式:关于话题的一般性背景和社会文化知识;另一种是形式图式:关于语言的修辞结构、体裁等知识[2]。由此可见,语言图式是指语言的任意形式都是某种构思图式的表象,都隐含着与现实世界物体、事件、人物和关系的抽象关联。从1997年起,我国对图式理论与外语教学的研究进入活跃时期,主要是对图式理论与外语听、说、读、写、译及语篇教学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的重点局限于图式理论对外语语言本体教学的促进和推动,而图式理论与外语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对外语学习者学习观念、学习效益的影响,却较少涉及。笔者认为,作为外语学习的主体,学习者的构思图式问题是我国外语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的研究课题。当代图式理论与外语教学常涉及对语言的认知、心理、情景三层面的探讨,本文尝试从这三方面对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认知、情感和社会构思图式要素进行解读。

一、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认知构思图式要素从本质上说,外语学习是一个接受、处理、内化的能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语学习者首先通过神经系统接受输入话语的语言文本信息,然后对其进行意图推理、社会规范运用与配合等语用功能处理,再启动自身心理语言学知识系统开始记忆、理解、学习,进行内化吸收;外语学习者在接受所输入的外语语言知识的同时,将输入的信息与自身原有的知识储备进行磨合,经过能动的扬弃,形成学习者各自独特的外语中介语。这一过程展示了外语学习者的潜在语言认知构思图式:语言能力 + 反思 + 元认知 = 中介语。

(一)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对人类语言能力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中期,语言大师 Chomsky 指出,语言能力来源于人类的先天语言习得机制;瑞士心理学家 Piaget 指出,语言能力是随人的认知心理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苏联语言学家 Vygot sky 应用边缘发展区域理论论证“语言能力是学习者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主动建构的”之一判断。Vygot sky 认为,“语言能力包括口语模仿能力、音位编码能力、语法敏感度、记忆能力和语言规则推断能力”[3]。因此,语言能力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先天潜能,语言学习的原动力与生俱来,语言能力是人类语言习得图式的原始起点和内在欲望。

(二)反思(Reflection)。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表明,与外界互动获取的语言信息在大脑中处于认知非协调性反映状况,一部分是经过大脑处理后才生成的,在获取与生成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即有一个反思过程。反思分为两种:一是解读滞留的原始语言信息并对其作出反应,或是拓展延伸对原始语言信息的理解;二是某种特定语境能够唤起对已学语言的运用[4]。对外语学习者而言,输入、吸收和理解所学知识之间并非对等关系,反思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能动环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回顾过去所学知识,或更深刻地理解现有的知识,或赋予所学知识以个人的领悟,是外语学习者语言构思图式中内处理的必经过程。

(三)元认知(Meta2ognition)。学习是一个全方位综合的元认知过程,包括学习者对自身心理状态、能力、任务目标、认知策略等方面的认识,并对自身各种活动进行计划、监控和调节。文秋芳在其研究中发现,优秀的外语学习者往往显示出杰出的宏观和微观调控能力[5]。任何一位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理过程,包括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利于信息记忆,怎样解决不同的学习任务等;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学习风格和认知观念,且学习风格和认知观念会直接影响他们外语学习的效果。例如,当学习者获得某一知识输入时,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此输入信息,首先进行解码、编辑,然后以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进行理解、分析、综合,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策略。因此,元认知是外语学习

者学习能力形成的必要阶段,是外语学习者语言构思图式中决定学习收获大小程度的部分。

(四)中介语(Interlanguage)。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发现,学习者在接受输入和内化第二语言时,构建了一套与目的语相似的抽象语法规则系统,该系统随着学习者第二语言知识的逐步增加而不断接近目的语语法规则,但在最终获得与目的语语法规则一致之前出现停滞现象,致使学习者习得的第二语言与目的语不尽相似,学者们称其为中介语,即第二语言 and 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过程中产生的另一类语言。的确,由于外语学习者接受的输入语料、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接触外语的程度不一致,要达到和外语母语学习者一样的程度是难以可能的,每位学习者最终获得的外语都是带有其自身特色但接近目的语的中介语,最终完成其外语语言构思图式。

二、外语学习者的情感构思图式要素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和个人情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语学习的好坏。研究表明,外语学习者的资质与悟性、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习观念等情感要素与其学习态度和认知观念紧密相联[8]。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很难将这些要素按先后循序排列,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要素是外语学习者情感构思图式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学习者外语学习成功与否的重要内在因素。

(一)资质与悟性(Aptitude and Intelligence)。部分学习者对外语学习有着特别的天赋,他们不但具备快速记忆和模仿所接触外语的能力,而且还能发现解读该外语的语法规则、词汇功能和句法意义。调查显示,女性学外语人数远多于男性;儿童的语言模仿能力超过成人;母语表达能力较强的学习者,外语学习的潜力也较强。也就是说,外语学习者的资质与其学习的好坏有直接的关联。同时,法语浸泡式教学研究发现,学习者的悟性对外语阅读、语法和词汇能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与外语学习者的口语能力提高无关。有着较好资质的外语学习者经常表现为能够快速辨认和记忆新的语言信息,理解某一特定单词或词组在句子中的功能,从语言运用中找出语法规则等。当然,资质与悟性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不同的学习者拥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与不足;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资质与悟性的确影响外语学习的效果,对外语学习的成功与否起着关键的作用,是外语学习者学习情感构思图式密不可缺的因素。

(二)学习动机(Motivation)。动机是认知和情感的一种唤醒状态,能促使学习者在一段时间内付出努力而达到预期的目标。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主要反映学习者个体的学习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待学习的态度;外在动机取决于学习者所处社会环境对外语学习价值的评判及其所处社会文化标准对外语学习的认同度的大小。动机与外语学习者的学习期望值一样,源自学习者与生俱来的好奇、渴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勇于挑战等内在驱动力[7]。认知与情感之间行为结构的对立或统一对外语学习者学习的成效起着关键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情感因素对人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外语教学实践表明,充满动机的学习者总是愿意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学习上,主动寻求机会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外语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虽然外语教学界仍在探究到底是成功诱发了学习动机,还是学习动机导致了成功,但可以肯定的是,动机是决定外语学习成效的主要原因。

(三)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从心理学范畴看,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个人为了便于理解、学习和记忆输入的信息而采用的思考方法的特征总和。美国语言学家 Oxford 将学习策略分为认知、元认知、记忆、补偿、情感和社会策略六类[8]。高效的外语学习者通常具备多种学习策略,例如分析、比较、综合、转换等认知策略,计划、操作、调整等实施策略,反思、监控、评价等元认知策略,联络、启发、沟通、合作等社会策略。学习策略对外语学习非常重要,当学习者遇到学习上的难题时,会使用一定的学习策略进行应对,外语学习者使用的策略通常是有意图或有潜在意图的。学习策略是外语学习者组织学习过程、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要素,是外语学习者学习情感构思图式的能动性体现。

(四)学习观念(Learning Beliefs)。学习观念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通过自身体验或别人影响所形成的一种看法。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学习者的学习会产生潜移默化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就外语学习者而言,教师要想准确把握学习者对外语学习的需求,就有必要了解学习者对如何学习外语、有效的教学策略、恰当的课堂行为、学习者的能力和语言学习目标等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这些不仅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而且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和学习结果。学习观念还包括学习者对教师授课的评价和认识,通过对过去学习的总结学习者能够辨别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是适合自己的。外语学习观念是指导学习者外语学习的方法论,它体现了学习者对待外语学习行为的世界观,是一套相对稳定的学习信念系统,是外语学习者学习情感构思图式要素的汇聚点,更是

下一高层次学习构思图式的驱动点和起点。

三、外语学习者的社会构思图式要素每个人生来就处于某种外部客观存在的特定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个人的语言系统和世界观也就在此氛围中通过逐步内化和熏陶形成。或者说,学习者的学习过程通常处于其生理成长历程与社会文化环境交互作用之中,其人生观和人生经历也由此产生。学习是学习者内化客观世界存在并转换成自我认识的过程,是学习者适应社会并积累经验的过程。此外,人类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外语学习同时也是学习者形成并扬弃自我的过程,当知识和经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学习者往往会思考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怎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作用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等问题。可见,语言环境、文化意识、生活经历和社会责任等是外语学习者社会构思图式的内在组成要素。

(一)语言环境(Language settings)。在自然语境中习得的外语和在课堂内所学的外语是不一样的。自然语境中,学习者是在学校、工作场所或社会交往中向以外语为母语的人学习外语,不仅能够学到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交谈中还很少被纠正语言错误;外语学习也不像在课堂中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各类不同的词汇结构可能会同时出现在自然交往之中;学习者每天处于所学外语语境之中长达数小时,不仅能时刻有意无意听到其他行家熟练地使用其所学外语,而且能观察或参与各类不同的语言应用活动;学习者常常不得不运用自己有限的外语去应对各种问题或获取各类信息;学习者常通过模仿母语表达者的语言来提高自己的外语表达能力[9]。因此,语言环境是有社会交流意义的,外语学习者通过与目的语成员的社会互动,不仅构建起了所学外语的语言知识,而且还逐步将自己融入所学外语的文化、习俗、信念等社会语境当中,以体验所学外语恰当而又真实的达意效果。可见,语言环境让外语学习者不仅仅是从语言这一微观角度,更是从社会这一宏观领域去构思自己的语言图式。

(二)文化意识(Culture Awareness)。文化意识是外语学习者在观察、分析和运用目的语时对其所传达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感悟与认识。文化和语言是相互交织的,离开文化,语言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系统;语言传递的是目的语国家社会文化传统的综合信息。学习外语,必然会涉及该语言的文化,可使学习者了解目的语成员的基本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思维定式;获悉目的语国家不同年龄、性别、地域和社会身份成员的谈话、思维和行为方式;避免因文化禁忌而忌讳的用语;进而产生对目的语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共鸣与尊重。文化意识直接影响着外语学习者对所学外语的准确理解及恰当应用,能促进外语学习者多元文化理念的形成,是外语学习者语言图式对目的语社会化认知的整体感悟。

(三)生活经历(Life Experience)。当代外语教学是一个学习者与教师之间、学习者相互之间协商应该学什么、应该怎样学和应该如何评价学习效果的过程。不能为学知识而学习,而应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学习;生活经历成了外语教学的资源和目的。Kolb指出,学习经过四个阶段的循环:学习者获得直接的个人经验——进行反思和检验——形成抽象的概念并推广——检测这些经验对新环境的适用程度,如此反复循环来不断增加自己的生活阅历[10]。生活经历是外语学习者批判性理解目的语语言、吸收同化目的语文化的基本前提。反之,学习者学习外语又是为了丰富生活经历,提高生活品质,理解、包容、尊重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以获得一个和平友好的生活世界。离开了社会生活,就无所谓教育学习。生活经历是外语学习者社会构思图式的起点,更是外语学习所需服务的终点。外语教学中,课堂与生活永远是学习者知识信息的供给源,将此供给源的资源通过语言与信息这一纽带结成互动共同体,能有效培养少儿的社会特性、个性品质和自主学习能力。

(四)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当今,学习者学习外语通常是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繁多的机遇时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生活,并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然而,任意社会身份都注定包含一定的社会责任,知识的增长能教会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负责,对社会负责。因此,外语学习者的责任涵盖以下内容自我管理、自我培养学习能力的责任;自我完善、学会尊重全球社会规范的责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世界公民责任,等等。这些责任是外语学习者所学知识达到一定程度时,反思自己的学习目的时产生的,而学习的目的往往又来自社会对学习者的社会身份的评价。由此可见,社会责任是外语学习者反思自己学习目的时产生的一种使命感,同时也是学习者对社会评价的一种积极反应,它是组成外语学习者社会构思图式的终极目标。总之,语言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孤立的事物,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者学习外语同样隐含着与现实世界物体、事件、人物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关联。外语学习者的构思图式亦不可能

只涉及外语语言本体而独立于社会和心理范畴之外,它包含学习者的认知、情感、社会等方面的诸多要素。这些要素不仅直接影响着外语学习者的学习成效,而且能随着学习者知识的积累不断推动其改进自我。研究和探讨学习者的构思图式要素,有利于外语教学工作更为深入地了解学习者及其认知特点,从人本的角度出发,转变教学模式和教学目的,亦即使外语学习者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生活、为了社会、为了自我完善而学习。

[参考文献]

- [1] 韦汉,章柏成. 图式理论和中国外语教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3).
- [2] [3] Richards J, Schmidt R., Kendrick H., Kim Y. .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604; 368.
- [4] Illeris K. Three Dimensionsof Learning [M]. Florida: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46.
- [5] 文秋芳. 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的学习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3).
- [6] [9] Lightbown P. M., Spada N.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 - 58; 93.
- [7] Drnyei Z. .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Motivation[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 [8] Oxford R. .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and strategies[A]. Celce - Murcia M. .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10] Kolb D. A. .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M].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1984.

 无忧论文网

 51lunwen.com